

李涵秋 著

广陵潮

·下·



I207.4
113/3

广陵潮

下

李涵秋著

杜景华校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广陵潮（上、中、下）

李涵秋 著 杜景华 校订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46 插页6 字数1,000,000

1986年6月第1版

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500

书号：10151·853

定价：（共三册）7.00元

第六十八回 洗尘酒芳筵生雅谑 照乘珠密室动幽情

自从国变以来中原多故，农辍于野，商愁于市。工滞于室，政府甫建，庶务纷繁。更没有工夫提倡文教，作养人才，所以那些失业儒生，大家都坐在屋里扼腕兴嗟，百无聊赖。就中单表那个云麟，赘在岳家，面前放着一位女学士，日夕同他研究学业。他却不过柳氏意思，勉强啜唔。其实问他的一寸私心，不是风晨雨夕，遥忆旧欢，便从寡鹄孤鸾，萦情芳戚。镇日价没情没绪，枯坐书斋。况当这天气深秋，柳凄草白，触境皆增悲感。又想到半月前，曾经将扬州状况，详细写给寓居沪上的姨丈伍晋芳，计算日期，料想他们在这个时候，也该旋里了。怎么至今也没有一个消息？

这一天刚是宿雨新霁，因为有好几日不曾出门，午饭之后，笑向柳氏说道：“今天拟同老师请半日假出去逛逛，不知老师还允许不允许？”柳氏也笑道：“你要出去便出去罢了！我几时阻拦你过来，你是个大清国秀才，我那一件及得你。你这‘老师’的称呼，我万不敢当！我不配做你的老师，你那何其甫老先生，才配做你的老师呢！”云麟笑着也不回答，径自出了大门。

他心里想想：到那里闲逛才好呢？噯！不如先向伍公馆那边打探打探，可有他们回来的消息呢？主意既定，一直径

向伍公馆走去。家人们看见云麟到来，笑着上前迎接说道：

“难道少爷也得着上海的信不成？”云麟笑道：“得着上海甚么信？我委实还不曾知道，我是特来问问你们老爷，几时可回扬州？”那些家人们又笑道：“真真巧极了！今天午饭之前，已得了上海电报，说老爷们今晚准抵钞关码头，叫我们放人向河边去伺候。少爷来得正好，少停一会，少爷若是高兴，何妨也到船上走走呢！”云麟听了好生快乐，忙答道：“准去准去！但有一层，小姐们的房屋，你们诸大管家想该替她们收拾整齐了。不要等到临时，又弄得手忙脚乱，引小姐生气。”家人们笑道：“这个还待少爷吩咐呢！十几天头里，老爷就有信回来，说是不日返扬，我们早已打扫的打扫，裱糊的裱糊，忙得十分妥贴。趁小姐们不曾回来，少爷何妨到屋里去赏鉴赏鉴呢！老爷拿着钱养我们白吃饭不成？这一点点事办出来，都要叫小姐们生气，那还了得！”云麟点头笑道：“照这样才好呢！好在潘家贵的裸船，此刻谅还不曾抵岸，我就依你们到里边去望望也使得。”说着便负了手闲踱进去，身边跟了两名家人，走过几重房屋，果然收拾得十分整齐。家人们又指着一带素绢糊的纱窗，说：“喏喏！这就是我们小姐住的卧室。”

云麟趁势也便走入去，看见妆台上应用的物品，陈设得一丝不乱。镜台屏几，一例淡雅，便是那张绣床，挂的是荷叶绣边的白绫帐额，帐钩上搭着两绺淡青帐须，愈显得洁白，天然一尘不染。但是较之当初玉鸾入赘时，锦簇花团，脂红粉腻，截然不同。云麟看着这种形状，不觉凄然心恻，替淑仪身世非常扼腕。不由便坐在一张绣墩上，呆呆痴想。家人们已捧上一钟茶来，那茶钟便是淑仪房中陈设的。云麟端在手里，就口慢慢咀嚼，尽管坐在那里动也不动。那壁上一架

挂钟“的的答答”长针已指到酉初一刻，房门外边站着的那两个家人进来笑禀道：“该是时候了！少爷还出城不出城？门口家人已经去了。恐怕老爷们在船上着急！……”连催了两声，再看看云麟，只是坐着不理。那两个家人只好依然退出来，暗暗掩口而笑。

云麟坐了一会，才将茶钟放在桌上，思量站起身子，猛然听见外边喧哗之声，如潮而起。不禁吃了一嚇，忙出了房门，刚待询问家人有何事故，再望望那两个家人，已不知去向。正拟挪开脚步，向外面走去，猛地外面走进一大群人来，第一个在前走的，便是朱二小姐。一眼瞧见云麟笑道：“云相公你好！怎么不到船上去接我们？帮着料理料理，亏你耐心老坐在这里！”云麟被这句话，说得脸上通红。

刚待回答，又见淑仪同三姑娘，盈盈到了面前。后边便是几个丫头扶着卜氏太太，颤巍巍地向台阶上走。只不看见他姨父伍晋芳，想是在厅上指挥家人检点行李什物。云麟走近一步，招呼了卜太太又向三姑娘问讯。淑仪看见云麟，含笑喊了一声：“哥哥！”此时家人们，已向神堂上点齐香烛，便听见门外二万头的极长鞭炮，放得“霹霹電電”价响。堂上笑语之声，纷然并起。转弄得云麟六神无主，知道仓猝之中，也不及同她们叙话，便趁势移步，走到大厅上面，果然见他姨父伍晋芳，坐在炕沿上，拿着热手巾擦脸。一见了云麟，忙含笑抬了身子问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到家？上次难为你写的那封家信，很是详细，目下扬州光景，想渐趋平静了。石老充本地民政长官，却算人地相宜，早晚得了闲暇，我也想去拜他一拜。听说你也在署里当着秘书，连日可常常到署里走走？”云麟躬身答道：“今日无意之中，本是来探问姨父回家消息，听管家说家眷船只，已抵码头，本拟前去

迎接，不料姨娘同姨妹妹等早回公馆了。至于扬州，因有孟公坐镇，倒还安静。民政署里秘书一席，原是有名无实，侄儿对于公事上面，实在是个门外汉，自知分量，却不敢前去滥竽充数。若说石老为人，各事倒还虚心，他也久慕姨父大名，在侄儿面前曾询问过几次。姨父若是去拜谒他，怕石老还不容得？姨父家食自甘，是要强姨父助他一臂呢！”晋芳连连摇头冷笑道：“罢了！这个我断不敢领教。老侄！你看将来本地方人做本地方官，不闹得一塌糊涂，你把我这一副眼珠挖了去。我风闻你的那位今姊丈，他也充当议员去了。不怕老侄见怪，象你那位令姊丈，若是不闹这共和，他有资格配做地方上议员？咳！清廷政体，固然不尽惬人意，然而将一个老大帝国，忽然一跃而变做共和，势不至伙夫厮卒，滥握军权，宵小金壬，妄膺民社不止。老实说，我是受过清朝一命之荣的，虽不能为故主而死，更何颜再做民国的官僚。况且自改革政体以来，藩镇纵横，内阁更代，甚么国利民福，简直拿它做着招牌，各营私利，将来还不知弄得若何结局呢！”

云麟听一句，只答应一句，虽然心里很不以为然，面子上却又不好拿话去驳回他。暗想：听我这姨父见解，何以竟同我们那任何老夫子一鼻孔出气。明伦堂那一天殉难的笑史，幸亏姨父不在扬州，若是姨父也在扬州，怕那地方上吊的绳子，还须多添得一根呢！他想到此处，不禁异常好笑，又怕被晋芳瞧出自家的情形，只把头渐渐低下来。

晋芳也明知道他的用意，又笑说道：“我适才这话，自问却有经验，然而入了你们这班少年志士耳朵里，自然不免嗤之以鼻！……”说着，跳下炕来，伸出一只手，笑向云麟说道：“老侄老侄！你敢同我击掌赌一赌，如今算是民国元年

了，不出三年之中，若不出一个真命帝主来统治天下，算我这话是放屁！”云麟连忙退了几步，笑着说道：“姨父高见极是，小侄断然不敢同姨父击掌，但不过大势所趋，怕将来这君主政体，未必能存立世界。那时候万一有人暗干天位，恐怕不能就安然无事，少不得反对的又要高揭义旗，起而相抗，弄得兵连祸结，民不聊生，列强眈眈，再借靖乱为名，瓜分中土，真是鹬蚌相持，渔翁得利，那才危险呢！”晋芳道：

“你这话固然不错，然而我虽未尝读书，从小时候，也曾偷看过二十四史，颠倒翻遍过来，也不曾见过一个中国，没有皇帝可以长治久安的。圣人说得好，三纲五常，今日既然弄得君纲不振，则将来逆子必可以弑父，悍妻必可以奴夫。王道不张，何以立国？这危险难道不是危险？”云麟刚待再拿话来辩驳，里边已走出一个家人来，禀说：“晚膳业已齐备，请老爷进去用膳。”云麟便起身告辞，晋芳一把将云麟臂膀扯住笑道：“老侄何必客气，现成晚饭，又不为老侄添菜，自当吃了饭回府，想我们那位侄妇，断不至怪我不情。”云麟也便一笑，随着晋芳向后面走进来。

只见灯烛辉煌，卜氏太太已高坐在餐桌上面，一眼看见云麟，忙笑道：“看我真老得不省人事，云相公在这里，我就高踞首席。云相公快来！我让你座。”晋芳笑道：“麟儿也不是外人，娘不必同他客气，喏喏！你便坐在我这边，对面让你两位姨娘坐。”云麟答应着，朱二小姐便同三姑娘坐在一面，下面还放着一副杯箸，却不见有人。云麟好生着急，只把眼睛四面的盼望，大家等了半晌，忽见走过一个仆妇来，匆匆地向席间来取杯箸。朱二小姐笑问道：“你忙甚么？小姐呢？”那仆妇笑道：“小姐在自家房里，命我将杯箸取进去。小姐说是在房间里用膳，不出来陪太太们了！”大家

听了此话，明知淑仪是因为云麟在座，不便出来，是个避嫌的意思。朱二小姐偷眼看见云麟面上，已露出十分怅望颜色，自己却又不好开口。偏生卜太太，听见这话，忽放下脸来说道：“仪儿这又算甚么？左右是自家的姨哥哥，从小儿都在一处吃着顽着，如今又这般蝎蝎螫螫生分起来了。你替我将她的杯箸放下来，快进房去请小姐出来吃酒。今夜是接风筵席，一家儿不好好坐在一处，转藏躲起来，也不怕人家笑话。她不听我的话，我是不依的。快告诉她说，酒都冷了，大家等候着，叫她不许耽搁。”那仆妇连连答应，放下杯箸，飞也似地进去请淑仪去了。

朱二小姐听卜太太说着这话，暗暗发笑。再抬眼偷看云麟，见他腮颊上两个小酒涡儿，几乎要笑出来。不多一会，果然见淑仪已袅袅婷婷，含笑走近筵前，挨着下边坐下。这才大家传杯弄盏，讲些一路上的闲话。卜太太忽然笑着说道：“仪儿！我们那一天逛龙华寺，会见的那位姨太太，模样儿真是不丑，说起话来又和气，喉咙又清脆，你们怎么含含糊糊的，说她是做过烟花女子的，这话我就有些不大相信。我看她同你倒是很亲热，两个人‘叽哩咕噜’，尽管在房里讲个不了。我到今日，一共还不曾知道她姓甚么？叫甚么呢？……”卜太太说话时辰，只引得一个朱二小姐低着头笑得“格格”的。

云麟是个有心的人，又见朱二小姐这样神情，益发凝神静听，只等待淑仪回出甚么话来。端着酒杯，只管发呆。朱二小姐更忍不住笑说道：“母亲你老人家，认不得这女子，座中正有人认得她呢！此时却不便告诉你老人家。你老人家，日后自然会知道。”卜太太把头一扭笑道：“我不信，难道这女子是仪儿父亲的相识，你们告诉了我，怕我责备仪儿的

父亲，是不是？……”卜太太这句话刚说出口，早引得合座的人都大笑起来。

只有晋芳同云麟摸不着头脑，也只好随着她们一起笑。晋芳笑道：“母亲说话真个冤屈了孩儿，孩儿除得已死的翠姨，是幼年做的不尴不尬的事，其余的沾惹惹草，确自信不敢失足，母亲偏生牵到孩儿身上，叫孩儿如何分辩！”卜太太也笑起来，说：“晋芳这话也说得是，若果然这女子同你有首尾，我这第二个媳妇，是不吃酱油，单管吃醋的。她听我提着这话，她不气着说，依然笑着说，可想与你身上没有干涉了。算我年纪老了，真是不达时务！”此时连厅上侍立的仆婢，听见卜太太这话，莫不掩口而笑。转弄得朱二小姐红云布满粉面，含羞答道：“这转是媳妇笑的不好了！我不笑别的，我只笑母亲说话太不分清，‘瓜藤扯着葫芦’，这一重交涉，隔着班辈呢！照母亲这样讲，岂不是三代不分大小，亏母亲还拿话来打趣媳妇呢！……”伍晋芳听出朱二小姐的语意，也暗暗猜到这个人，只管掉转头来，向云麟身上打量。

云麟真是无地可容，论他心理，此时是又惊又喜，碍着卜太太在座，却不敢公然承认。只拿眼瞟着淑仪，恨不得淑仪将这事原委把来详细告诉他。淑仪只是低头无语，勉强终了筵席，大家散坐。晋芳又邀着云麟向厅上去吃茶。云麟无奈，唯唯跟着晋芳出来。晋芳先向炕上坐下，又命云麟坐下去，早有家人们送上两杯浓浓的茶来。晋芳吃了一口，漱了漱口，吐向痰盂里面。遂从衣领底下，取出一根银剔牙杖，慢慢剔着牙齿，笑向云麟道：“老侄你适才可听见她们说的话，分明指的你当初所眷的妓女红珠。我也知道这个人，比寻常妓女不同，况且她同老侄，又是格外要好，如今算是‘一

入侯门，萧郎陌路’了。我知道你前次在上海，无意中窥见她的踪迹，不是几次曾去访她？几几乎象‘刘阮重入天台，迷而不遇’。却不料到仪儿她们，转从龙华寺里居然同她接洽起来。我替老侄可惜，若是老侄多留滞上海几日，安知不一齐到这寺里，那时候晤对之下，倒要算是一番奇遇呢！咳！人生遇合，总有一定，譬如我当日，不是同你翠姨，也曾经睽别了好几年头，后来不先不后，居然从镇江被鸾儿的母亲将她带得回来，毕竟还死在我的身边。我但愿你们，也有这一天，珠还合浦，那就不枉你们一番交好了。你看我这话可是不是？”

云麟听到此处，也不禁十分感痛，又感着晋芳这一番说话的意思，便前前后后，将在南京红珠待他的一番情义，从头至尾叙述出来。说到沉痛去处，也不怕被旁人窃笑，简直纵横涕泣起来。又因为适才吃了几杯闷酒，盖住了脸，遂将平日忆红珠的小诗，含悲带咽的念给晋芳听道：

红褪茶靡绿褪蕉，宛然当日可怜宵，
凉风不动秋千索，隔院琵琶奏绿腰。

果然薄福合无情，仔细思量总不平。
白是肌肤青是发，当年翻恨太分明。

鲤鱼未老燕飞来，底死瑶函竟不回。
猩血做心愁做骨，未应容易便成灰。

云麟一边念，晋芳一面用手掌在炕桌上击着，替他按拍。听他念毕，极口称赞道：“好诗好诗！第三首你怪她不写信给你，你便冤枉煞她了！她处处怕你为她分心，巴不得你永远

不为她相思，你叫她还肯无缘无故的写着信来触你的愁肠？我猜她这一番既然会见仪儿，同她在密室里攀谈许久，难保她没有甚么信件交给仪儿！等我随后替你问一问仪儿，如有消息，我定然告诉你，让你放心。”云麟便趁势说道：“姨父的话，小侄感激异常。好在姨娘同姨妹妹这番回来，我的母亲，一定要接姨娘们去走走的，姨父千万命仪妹妹一齐去。让小侄向仪妹妹问一问，小侄便感姨父的深情不浅。”晋芳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个老侄放心！便是尊堂不来接她们，仪儿也该到府问候姨母的安好！有话不妨尽向仪儿询问。”云麟这才十分欢喜，见夜色已深，不便久延，也就辞了晋芳回去，径向岳家走来。

其时夜色已深，柳府上下人等，业已熟睡。云麟敲了好半会门，还是柳氏在内室听见，命面前一个女仆去开门，将云麟放入。云麟笑向那个仆妇问道：“小姐睡了不曾？”仆妇答道：“小姐不曾睡呢！因为恐怕姑爷回来，一个人坐在灯下看书。”云麟点了点头，笑嘻嘻的走入房里。一面吩咐那仆妇依然去睡，一面便就灯下看柳氏读的何书。柳氏刚立起身子，笑问道：“今晚又在那里吃了酒？看你满脸都露着醉意，累我好等，一个人又苦寂寞，在此随意翻了一本小说子消遣。”云麟笑道：“适才是被姨父他们留住在那里，不免又多饮了几杯，很觉得有些口渴呢！”柳氏笑道：“原来姨娘他们打从上海回来了，怪道耽搁到这时候。”说着便从茶桶里倒了一钟酹茶，递给云麟。云麟端着茶，只顾嘻嘻地要笑。拿着别话搭讪说道：“你素来不甚喜欢看新小说子，何以今儿这般高兴起来？你以后若果然喜看小说，我当初选撰了一篇有头没尾的弹词，你不腻烦，我试念给你听。”说着便将他前次因恋爱淑仪，朱二小姐命他做的那段弹词，朗朗念给柳氏听。念了好

一会，便又笑问柳氏道：“你试猜猜看，我这书中讲的那个陆丽莺，你猜是谁？”柳氏笑道：“你心里的事，我如何会猜得着，左右不过编着顽罢！料也不见得定要指着一个人。”云麟摇头笑道：“不然不然！世间做小说子的人，断没有个‘无影造《西厢》’的道理。我知道你非常聪明，断然不会没猜着。你就这陆丽莺的姓上着想，你就该猜着我意中指的那个女人！”

此时柳氏明知在陆丽莺姓上着想，定然指的是姓伍的了。却不肯说破，转放下一副沉静颜色说道：“我劝你息了这念头罢！若该是你们的姻缘，老天便不该生我同这富家少爷。富少爷既不幸为国捐躯，我这蒲柳之姿，又未免负了你潘安再世。可怜那个人，如今不幸已成孤孀了。霜寒月冷，憔悴可怜，古井沉沉，你何苦又拿这艳语淫词，扰起她情海波澜，不能完她冰霜节操。你同富少爷，又是患难至交，我也知道他当初待你那一番情义，真是无微不至。你若效那轻薄相如，琴挑卓妇，可知他英灵不爽，难保他不矗立在碧纱窗外，监察你们的举动。咳！我原知道我不情之论，非你所乐闻。然而你相信我是个贤妇呢，这话我固然要说，就是你恼着我，骂我是妒妇呢，我这话也是要说。”云麟当时挟着一团高兴，满拟向柳氏面前卖弄他同淑仪平时的情事，不料转被柳氏兜头淋了一勺冷水，心中十分不快，想要拿话去驳回她，又觉得她的话理直气壮，没有可以指摘的去处。便是同她争论起来，万一被旁人听见，也觉得不雅。不得已转悻悻地睡上床去，蒙头而卧，一时间，已鼾声大作。柳氏也知道他的用意，心里只暗暗好笑，将案上书籍理了理，自家吹灭了灯，也就向云麟脚边睡下，一宿无话。

刚是清晨光景，云麟一心记挂着今日淑仪到他家里，更

睡不着，早一骨碌披衣坐起，忙忙地将仆妇们催起身来，替他预备盥洗的水。他心里多嫌着柳氏，更不约她一齐回去，防他碍着耳目。柳氏已被他惊醒，在枕上问道：“今天有甚么要紧的事，起身得恁早？天气新寒，倒是多穿几件衣服，你要甚么？我起来替你打点。”云麟脸上红红的，勉强笑着，按着柳氏的衾裯说道：“你多睡一会儿不妨，我不需甚么衣服，我因为有一位好朋友，约在今早向他那里讲话，迟了怕他要出去，所以赶着去会一会！”柳氏已忘却昨夜云麟同她说的那些事迹，心里原只当云麟真个是去会朋友，只点了点头说：

“既然约定了人家，却宜早点去为是，不然人家要责备你失信。做一个人，这‘信实’两个字，倒是处世的金针。你各事能这样，我心里很是欢喜。”云麟听柳氏这番话，也猜不出她是有意无意，只低头笑了笑，忙忙地径自走了。

及至走出大门，觉得路间行人稀少，那一绺一绺的霜痕，薄薄地铺在白草上，还不曾融化。他打从柳府那里回家，却须经过伍公馆门首，只见双环紧掩，寂静无声。一带围墙，西边高高地露出几株疏柳。云麟知道这柳树下面，便是他姨妹卧室，不由地心里荡了一荡，暗想道：“这时候，我那姨妹定是香衾裹体，睡思正浓，可惜她这娇喘微微，竟不容我亲近，在鸳枕旁边，尽情赏鉴。这也是我云麟的一生之恨事！”想到此处，不知不觉，那两条腿竟有千斤重量，忽然抬不起来。痴痴的只管站着那里发呆，猛然又触起一个念头，暗想道：“我今日既然为她起得恁早，她昨晚定然听见姨父命她到我家里的话，管许她的用心同我一样，断然不会在这个当儿，还安然高卧的道理。”想到此处，又高兴起来，迈开脚步，一口气跑回自己家门首。

不料到那两扇大门，依然紧紧闭着，不由地十分懊恼，

一顿拳头脚尖，擂得那门冬冬的响。惊醒黄大妈，不知是谁叫门，忙忙的掩着衣服，跳下床前来开门。一眼看见是云麟，不禁笑道：“少爷回来得如何恁早？”云麟望黄大妈“啐”了一口说道：“早呢！你看日头升得多高的了？这时候还不将家里打扫洁净，只顾偷懒睡觉，我看你是越发倚老卖老了。”黄大妈被他骂得哑口无言，让过一旁。云麟向他母亲卧室里走进来，秦氏已经醒在床上。笑着说道：“我知道相公又发生甚么事件了，不然不会在这个当儿，便闹到家里来。莫不是昨夜又同媳妇淘气！”云麟笑道：“不是不是！母亲你老人家赶快起身罢！姨娘同姨妹妹，今天一齐到我们这里来呢！我们也该预备预备，不要怠慢了人家。人家是打从远路回来，巴巴的来替母亲请安。母亲你瞧瞧黄大妈，到此刻才下床；她欺着母亲不很问事，所以如此懒惰。”秦氏笑道：“我说为甚么事呢，原来是你的姨妹妹，今天到我们家里，所以这般着急。这‘请安’两个字，我不敢当！便是你姨妹妹她们，出来至早也须得到午饭时候，断然不会赶着大清早起。我知道你心里惦记这事，所以连觉也不能好生安睡！你适才在街道上行走，你可看见人家内眷，此时坐着轿子出来应酬不曾？我看你这般形状，简直将你姨妹妹们，当做下田的娘子。不然就是卖花的婆娘，才这般老早的出门呢！至于黄大妈，因为家中，不过我同她两个老婆子，早起了也没有事干，每天都要到这时候才起来收拾各事。你不怪你今天起得太早，转怪别人起得太迟。我请问你，每日里可是一般象今天起得恁早？便是做一个家主，说出话来也要叫人佩服。不用高一脚低一脚的使你没来由的性子！”秦氏这一篇唠唠叨叨的话，转将云麟说得笑起来，说：“娘的话，何尝不是，我听了也很明白，只是姨娘她们，虽说是要到我们家里来，我们这里也该

差个人去请她们一请，娘看可使得使不得？……”秦氏其时说着话，已经缓缓地起身下床，点头说道：“这个应该的，停会子命黄妈跑一趟，才是道理。你今天想还不曾吃过点心，要吃甚么？先命黄妈，替你去买点来，饿了倒不是顽的！”云麟笑道：“顶好先命黄妈去接她们，接了她们到来，一齐再吃点心不迟。”秦氏正色道：“这个又何必呢！她们到来，还有好些时辰，你忍得住这般老饿？”云麟不得已，才快快的走向书房里。少停，黄大妈才送进一盘点心来。云麟胡乱吃了些，便催着黄大妈收拾收拾，快快向伍公馆里去请客。黄大妈答应他自去了。

云麟重新将书房里几炕，亲手用毛帚子拂拭得十分干净，又将陈设的几个茶杯，用清水洗涤了一番。又拿向鼻边闻一闻，见没有甚么不洁气味，然后把来放在一旁。谁知挨磨了好一会功夫，再望望西边花墙上，那一轮晴日影子，只下来得三五寸。暗暗恨着这老天，今日何以同我做起对来，平时怕它迟，偏生它走得飞快，今天求它快，它偏生又故意在那里延捱，莫要引我兴发，看我拿出那羲和鞭子，同你拼个你死我活。毕竟因为昨夜不曾好生安睡，今天又起得太早，此时转觉得有些疲倦起来，一倒头便和衣睡在自家一张小床上。刚闭上眼，又防淑仪她们已经到来，兀自惊醒。及至再侧耳细听，忽又杳无消息。如此三四次，不知不觉真个朦胧睡着了。

正不知睡了多少时候，猛然从睡梦里，忽然见有人笑语声音。他是有心事的人，兀的惊得直坐起来，恍惚之间，又忘却今日早间的事，也想不出此时究竟睡在甚么地方，只管用手揉着眼睛，呆呆的在那里发愣。这时候已看见床边，立着一个妇人，向他笑道：“怎生如此好睡？我们已经来了好半

日了！命黄妈唤你又唤不醒，敢莫昨天夜里是出去做贼的？这般辛苦还了得！”云麟此时吃了一嚇，忙凝神望了望，原来这说话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姨母三姑娘。心里才想起今天的事，好生惶愧，又羞又急，忙跳下床连鞋子也趂不及。再向三姑娘身后一望，巧见淑仪远远地站在一架书橱面前，低着头微微含笑。益发觉得对不住她们，更不知拿甚么话来翻对。

在这个当儿，他母亲又含笑跨进书房来，指着云麟笑道：“好呀！早间忙得象没头苍蝇似的，逼着闹着，命黄妈去请姨娘。姨娘同你姨妹妹来了，这好半天功夫了，连你影子也不看见，原来躲向这里睡觉。要不是里面立刻要开饭，我还不让你姨娘来喊你，让你整睡一天，等你姨妹妹她们走了，我再来问你。将人家请得来，你转想出法子来怠慢人家，看你可过意得去？”云麟急道：“娘真坑死了人，我便糊涂睡着了，娘也该将我打醒了，我难道竟会睡死了不成？”秦氏回头，望着三姑娘笑道：“你看你这姨侄儿说出话来，还是三岁的孩子似的，我何尝不几次命黄妈来喊你，要你快醒呢！黄大妈告诉我，才将你推得微微醒转，你一个翻身，又向床里睡着了。黄大妈她当真能够打醒你不成？”云麟益发着急，四面望了望，说：“黄大妈呢？这老婆子越老越不济事，她既然喊我，无论怎样，就该拚命将我喊醒了才是，怎么见我还不醒，她就跑了。她究竟安的是甚么心，看我起来同她拚命。”三姑娘笑道：“这又算甚么大事，便是今天不见，还有别的日子呢，要这样着急做甚？”秦氏也笑道：“三姨娘！你不必问他，我看他也是娶了媳妇的人了，到如今还一般孩子气的。譬如今天早起，忙着要去接你们，刻不待缓，又怪黄妈起身得迟了，连我都耽待着不是呢！……”说着便将云麟早